

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东地商代遗存 2012~2015年的发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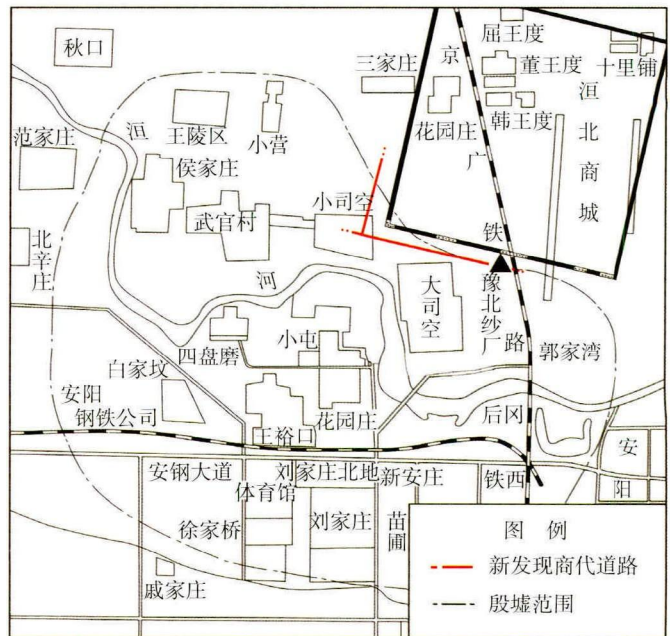
关键词：河南 大司空村东地 殷墟 都邑布局 商代晚期

KEYWORDS: Henan Dasikong Village Locus East Yinxu Site Capital Planning Late Shang Dynas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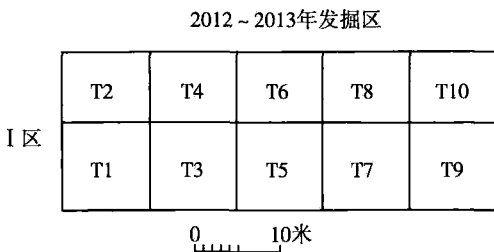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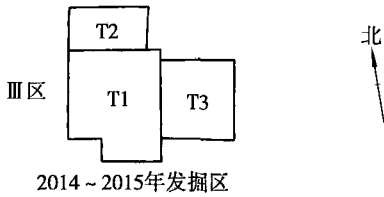
ABSTRACT: In the years 2012 through 2015, the Anyang Archaeological Team, IA, CASS recovered a group of remains of the late Shang Dynasty in the Dasikong Village Locus East, which is located at the joint area of the traditional Yinxu Site and the Huanbei Shang City Site. The recovered remains included house foundations, wells, ash pits, cellars, paths, etc. The dates of these remains were mainly the Phases III and IV, the earliest of which could be the late stage of Phase I of the Yinxu Period and the latest was Phase IV. These excavation data have significant academic meanings for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mains of the Shang Culture at the joint area of the traditional Yinxu Site and the Huanbei Shang City Site and the capital planning of the part of the Yinxu Site to the north of the Huan River.

大司空村是殷墟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隔河相望。在大司空村南地和东南地（主要是豫北纱厂），曾发掘过殷代铸铜作坊^[1]、制骨作坊^[2]、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以及数千座殷商墓葬^[3]，表明大司空南地和东南地是商人频繁活动的区域。为配合安阳市殷都区北蒙办事处大司空村的新农村改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对改造区域进行了抢救性基建发掘。本次发掘的区域位于大司空村东地，即传统殷墟遗址的东北部边缘地带，向北距洹北商城南壕约200米，位于传统殷墟与洹北商城的交界处（图一）。

发掘区自南向北分为 I、II、



图一 安阳大司空东地发掘地点位置示意图



图二 探方分布图

III三区。2012年冬至2013年春发掘I区，揭露约1000平方米；2014年9月至2015年2月发掘II、III区，清理750平方米。共布设10米×10米探方10个，10米×8米探方5个，10米×5米的探方4个，8米×5米和5米×5米探方各1个。共清理商代房址4处、灰坑和窖穴92个、水井4眼、墓葬29座、道路1条，其他时期（如唐、宋、元、明、清）墓葬36座、道路3条（图二；图三；图四；图五）。本文仅报道商代遗存，其他时期遗存将另文报道。

一、地层堆积情况

由于发掘区域位于传统殷墟与洹北商城之间的交界地带，地层关系相对较简单。主要分为三大层：最上层为现代扰土层，中间为魏晋至唐宋、元明时期的堆积层（包括第2、3层），最下层为殷商文化层（包括第

4~6层）。下面分别以I区T2、T4、T6、T8和T10的北壁剖面，II区T1、T3、T5、T7的南壁剖面，以及III区T1、T2的西壁剖面为例说明如下。

（一）I区T2、T4、T6、T8和T10北壁剖面（图六）

第1层：现代扰土层。黄灰土，杂质较多，厚0.3~0.6米。该层下叠压1条近代战壕和8座明清墓。

第2层：分布较广。黄土，较纯净，厚0.25~0.4米。该层下叠压L2、7座宋元墓和10座唐墓。L2呈南北走向，出探方后折向西北进入II T1西南隅。该层时代应不早于宋元时期。

第3层：所有探方普遍分布。黄土，土质纯净、致密，厚0.3~1.2米。时代应不早于北朝时期。

第4层：分布较广。黄灰土，土质较硬，厚0.2~1.1米。出土殷墟第四期的陶鬲、罐、簋等残片。该层下叠压的数座商代灰坑，均属殷墟第四期。可证该层时代应不早于殷墟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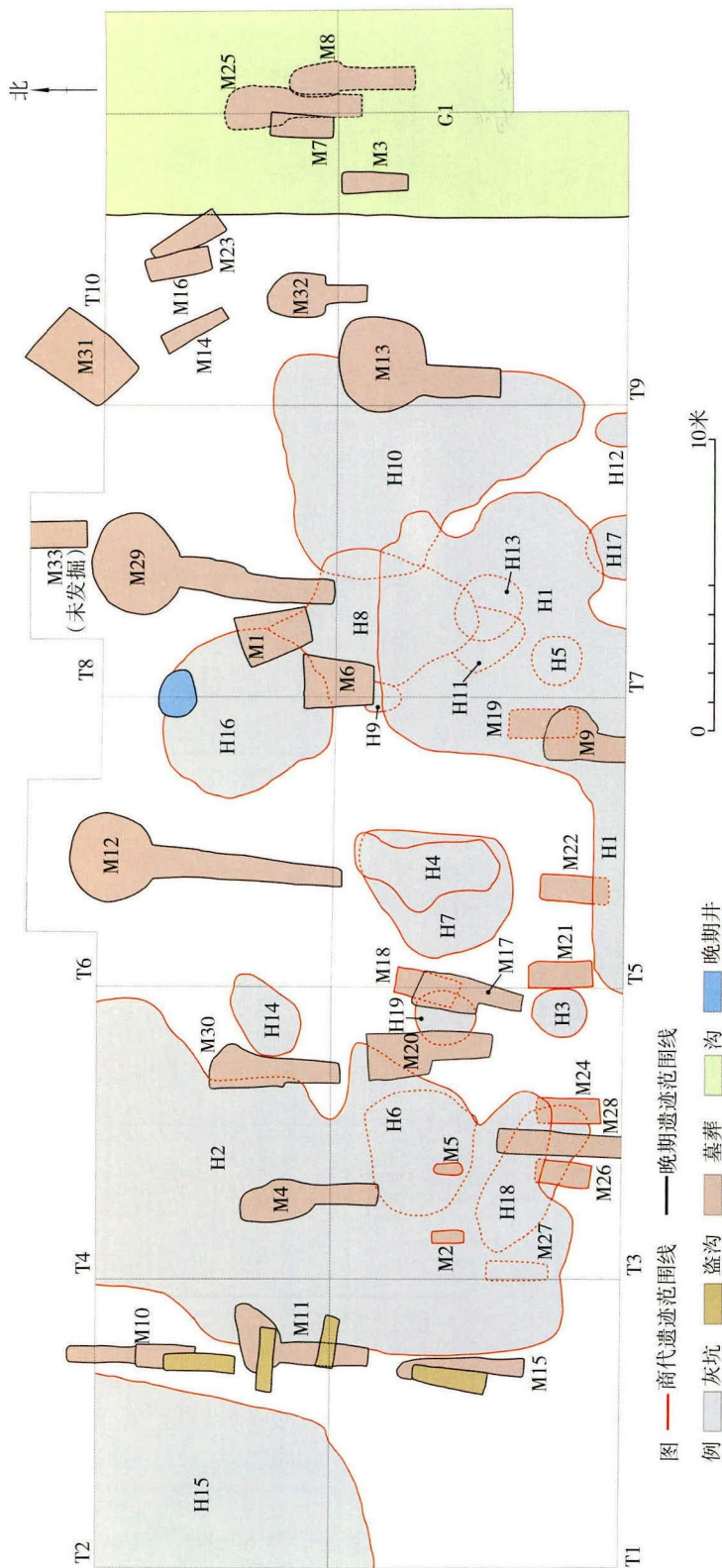
第5层：分布在东部探方内。灰褐土，土质较松软，厚0.15~0.6米。出土较多商代陶片。该层下叠压7座商墓，均南北向，东西成排，时代均属殷墟第四期。可证该层时代属殷墟第四期。

第6层：仅分布在西侧2个探方内。黄灰土，土质较硬，厚0.25~0.6米。包含物较少。其下叠压数座商代灰坑。时代应属殷墟第三、四期。

（二）II区T1、T3、T5、T7南壁剖面（图七）

第1层：现代扰土层。黄灰土，厚0.3~1.6米。该层下叠压2座清墓和1条晚期淤土沟（G1），G1下叠压1座北朝墓葬（M46）。

第2层：黄土，土质致密、较纯净，厚0.4~0.9米。其下叠压1条道路（L2）。该层的时代应不早于宋元时期。



图三 I区T1~10遗迹分布平面图

第3层：黄土，质地纯净、较硬，厚0.2~0.7米。可分为两小层。第3A层普遍分布，第3B层仅发现于ⅡT1内。第3A层下叠压的遗迹有F1、F2，以及H22、J4等商代灰坑（或窖穴）和水井，F2下叠压F3、F4和部分商代灰坑。该层时代应不早于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结合周围发掘情况判断，该层可能属北朝时期堆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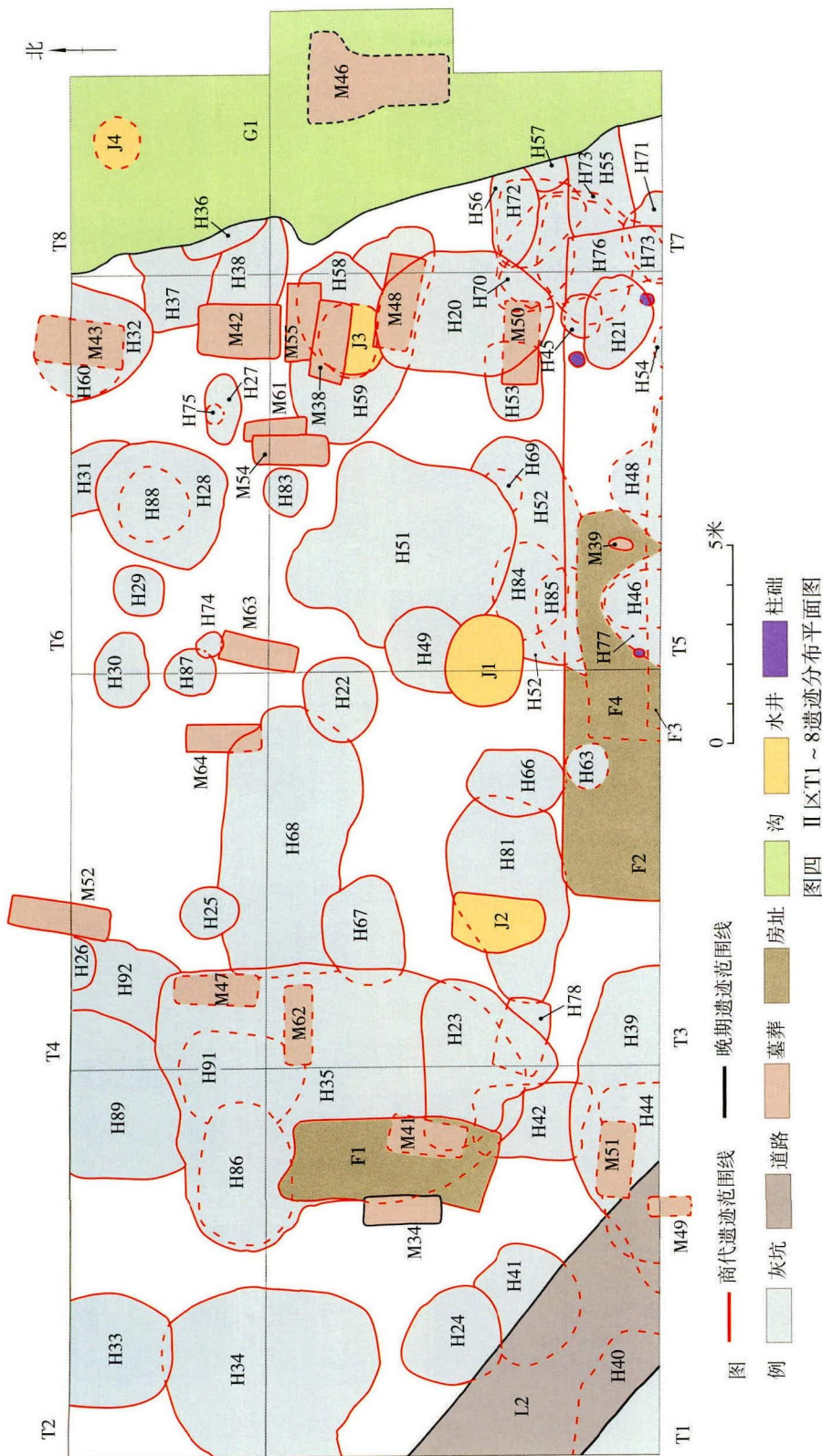
第4层：仅分布在东部两排探方内。灰土，土质较硬，局部经夯打，厚0.2~0.5米。层表有若干分布无规律的柱础，应是F2使用时期留下的。其下叠压的遗迹有9座商代墓葬和一批商代灰坑（或窖穴）、水井等，其中最早的属殷墟第一期晚段，最晚的属殷墟第四期，以第二、三期居多。可证该层属殷墟第四期。

第5层：仅分布在西侧探方内。灰土，土质较松软，最厚0.95米。包含陶片较多。其下叠压商代灰坑（或窖穴），如H40、H44等。时代属殷墟第二期。

（三）Ⅲ区T1、T2西壁剖面（图八）

第1层：现代耕土层。黄灰土，厚0.3~0.5米。

第2层：黄土，土质纯净，厚0.2~0.35米。其下叠



压的遗迹有L1和M40等。时代应不早于宋元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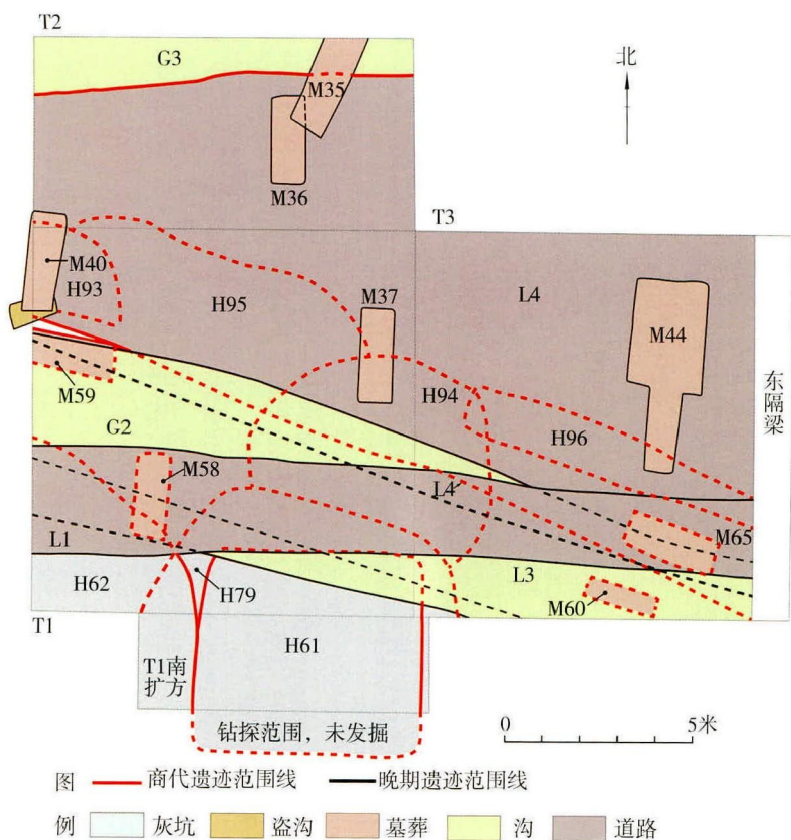
第3层：所有探方普遍分布。黄土，土质纯净、细密，厚1~1.2米。其下叠压的遗迹有G2、G3和L3等。时代应不早于北朝时期。

第4层：黑灰黏土，土质较硬，厚约1.2米。可分为三小层。

第4A层：土色较第4B层略浅，厚0.5米。

第4B层：土色较深，厚0.35米。该层下叠压的遗迹有M58~60。

第4C层：土色较深，厚0.3米。包含物较少。该层下叠压L4、H62等遗迹，L4下叠压M65、H93~96等遗迹。时代均属殷墟第四期。



图五 Ⅲ区T1~3遗迹分布平面图

二、居住址遗存

因地层堆积相对较薄，与生活居住址相关的遗存较少。主要有房基、灰坑、灰沟、窖穴、水井、道路等。

(一) 道路

1条(L4)。分布于ⅢT2、ⅢT3内，其余部分延伸至发掘区外。西北至东南向，方向108度。已清理部分东西长20米以上，宽不少于15米。路面由碎陶片、碎骨头和小石子铺垫，因长期碾压路面较坚硬。沿道路的方向有四条车辙，辙距约1.5米(图九)。

据勘探，L4向西沿东南至西北方向，穿过大司空村北，继续向小司空村北延伸。目前探明的L4东西延伸已达1500余米，在小司空村东向北折拐出一条分支，北拐部分已达800余米(见图一)。向东被京广铁路、107国道和航校机场占压，无法探寻，是否与

2000年郭家湾发现的道路相接，还需今后考古工作证实。综合来看，L4向西通往侯家庄方向，可能与西北冈的王陵区有关；小司空村东向北折出的支路，则沿洹北商城西墙向北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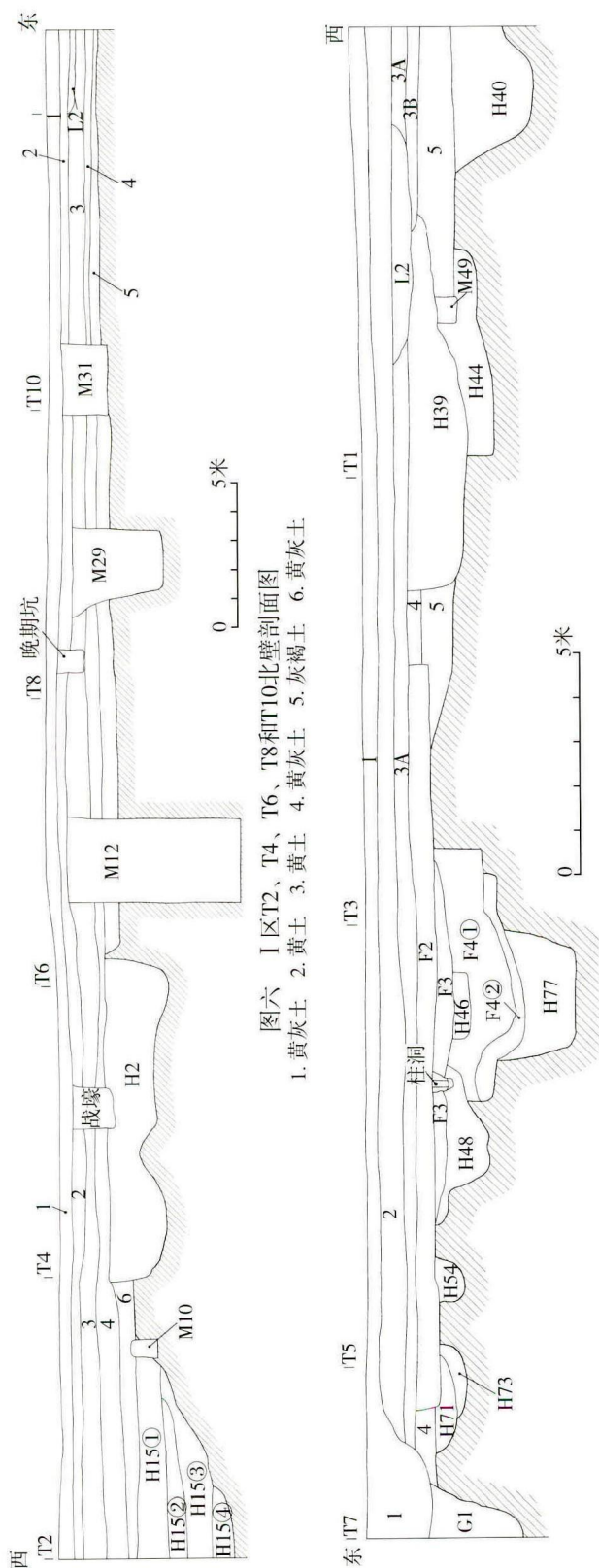
L4被第4A、4B和4C层所叠压，其下打破或叠压H93~96和M65等。第4A、4B和4C层均为黑灰黏土层，在殷墟遗址分布较广，时代均为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表明L4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殷墟第四期偏晚；其下叠压的遗迹以M65为最晚，属殷墟第四期。这说明该区域的L4使用时间大致为殷墟第四期；当然也不排除

L4使用时间较长，在殷墟第四期时才扩建至此区域的可能性。

(二) 房基

共4座(F1~4)。其中，F1和F2为地面夯土建筑，因被严重破坏，柱网、结构均不清楚。F1仅残存一片不规则的夯土，面积不到20平方米。F2仅余基槽部分，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夯土面上残存若干分布无规律的柱础。F3叠压在F2下，仅存一块不到10平方米的不规则夯土，夯土中部有一柱础。从层位关系判断，F1~3均属殷墟第四期。F3下叠压的F4为半地穴式建筑，保存较完整。

F4位于ⅡT5西南部，南侧少部分延伸至ⅡT5南壁外。已发掘部分平面呈圆角方形，直壁，平底，东西长5.7、南北发掘宽2.2、深0.7~0.9米，底部有明显的长期踩踏痕迹。经钻探，F4向南延伸1.2米。房基中部



图六 I区T2、T4、T6、T8和T10北壁剖面图
1. 黄灰土 2. 黄土 3. 黄土 4. 黄灰土 5. 灰褐土 6. 黄灰土

图七 II区T1、T3、T5、T7南壁剖面图
1. 黄灰土 2. 黄土 3A、3B. 黄土 4. 灰土 5. 灰土

因叠压的窖穴H77塌陷而下凹。该房基的建筑较特殊，在底部大部分面积又下挖10余厘米，并铺垫纯净的黄料疆土，仅在西部保留生土，该铺垫层可能与其底部叠压的H77有关，也不排除F4具有特殊功能（图一〇）。

F4内填黄灰土，土质较松软。出土陶片较少，可辨器形有鬲、簋、罐等。在近底部有一具人骨，其下铺草垫，其上覆盖草席。人骨为身高约1米的孩童，骨骼保存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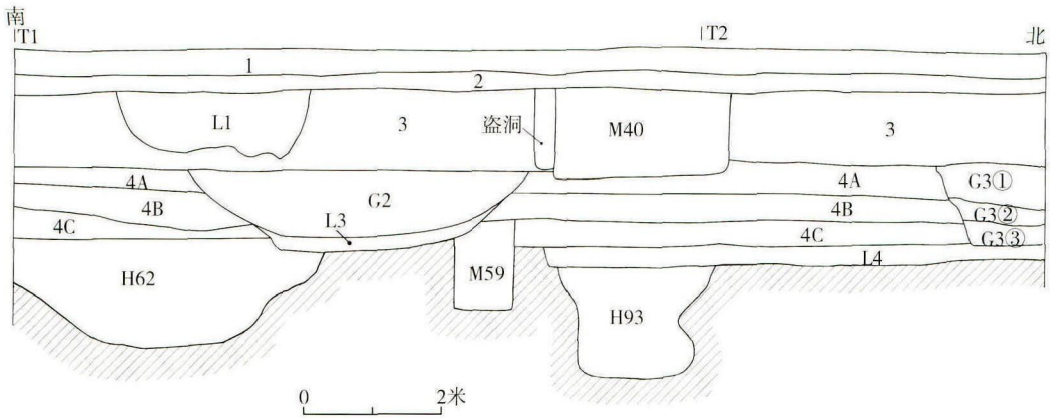
F4被F3叠压，并被H46和H48打破，其下叠压H77，并打破H85。F3属殷墟第四期，H77和H85均属殷墟第二期，结合F4填土中所出陶鬲、甑和罐残片的形制，判断F4的时代应为殷墟第二期偏晚阶段。

（三）灰坑（或窖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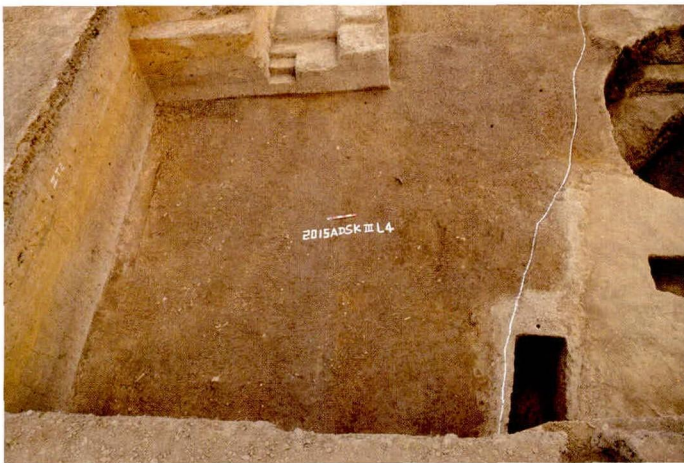
共92个。除不规则形外，以圆形为主，少见方形者；圆形坑多为直壁、平底，部分为袋状、平底。

H22 圆形袋状坑。位于II T3东北角，部分延伸入东隔梁。叠压于第4层下。口小底大，坑壁略向外斜，底部平整，口距地表1.35、口径1.9、底径2.2、深1.7米。坑内填灰黑土，土质较松软。出土陶片较多，可辨器形有罐、鬲、簋、盆等。时代为殷墟第四期晚段（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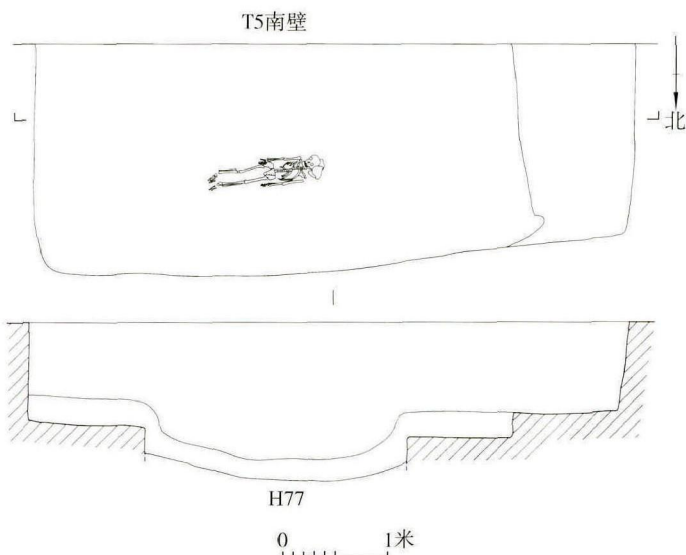
H78 长方形竖井式窖穴。位于II T3西南部。叠压于H23下。整体呈口大底小状，口平面近长方形，口距地表1.9、东西长1.84、南北宽1.1、深8.7米。



图八 III区T1、T2西壁剖面图
1. 黄灰土 2. 黄土 3. 黄土 4A、4B、4C. 黑灰黏土



图九 L4 (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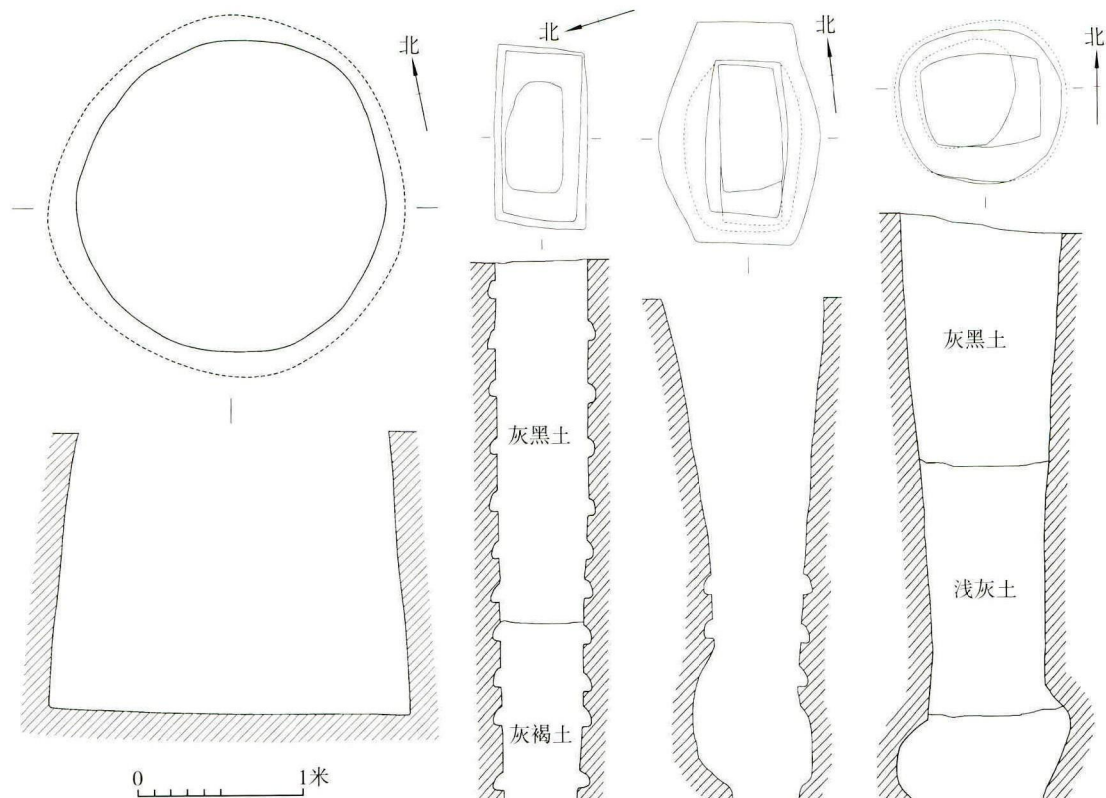


图一〇 F4平面、剖视图

坑壁向内倾斜，南北壁上有并排的两行脚窝，南壁14个、北壁15个。南排第一个脚窝距口约0.6米，相邻脚窝相距0.2~0.4米，每个脚窝高0.16~0.2、进深0.1~0.16米；最下面的脚窝距底约1.1米。北排第一个脚窝距口约0.2米，其他特征与南壁脚窝相似。坑底为东西长1.12、南北宽0.7米的长方形尖底坑。填土共分三层。第1层为灰黑土，土质松软，厚约3.8米。包含陶片较多，器形有罐、鬲、盆等，以及骨器和牙、蚌制品。第2层为灰褐土，土质较松软，厚约2.7米。出土陶片较少，器形有罐、鬲、盆等。第3层为黄沙土与灰土，土质较硬，厚约2.2米。出有少许陶罐残片（图一二）。H78近底部未见出水痕迹和水井特有的水位线，由此判断，其应为具有冷藏功能的窖穴，而非水井。时代为殷墟第二期晚段。

与H78相同的深井式窖穴，在II区还有H88、H76。从出土遗物和层位关系判断，H88和H76亦属殷墟第二期晚段。

此外，在II T6内发现两个规



图一一 H22平、剖面图

图一二 H78平、剖面图

图一三 J2平、剖面图

图一四 J3平、剖面图

模较小的小坑（H74、H75）。坑口平面近圆形，圜底。两坑内各竖立1件圜底陶瓮（坑口直径仅能容纳陶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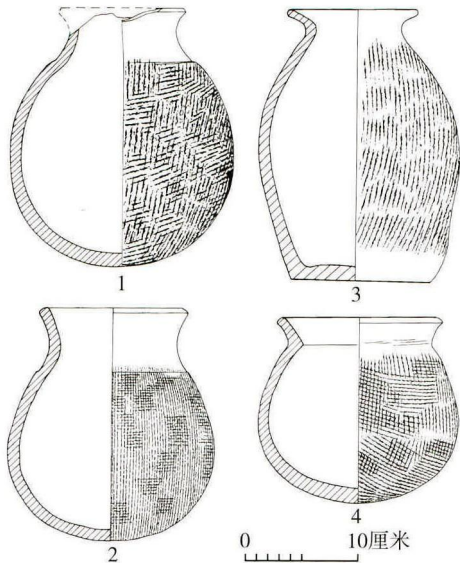
（四）水井

共4眼。其中J4位于ⅡT8的东北角，因东距京广铁路太近，考虑到安全问题，下探2.5米后放弃清理。其余3眼水井皆清理到底。据井口形态，可分两类。

A类：井口呈弧边长方形。1眼（J2）。位于ⅡT3中部。井壁向内斜，口距地表1.65、深8.3米，井口长2.3、宽1.7米，井底长1.3、宽0.66米。水位线⁴位于井口以下4.7~5.9米之间。填土为灰黑土，土质较松软，出土大量罐、鬲、簋、盆、瓮等陶器残片，以及无字卜骨和锥、镞等骨器（图一三）。时代为殷墟第三期晚段。

B类：井口呈圆形或椭圆形。3眼（J1、J3和J4）。

J3 位于ⅡT5东北隅。整体呈口大底小状，井口平面呈椭圆形，口距地表3.6、东西长轴1.92、南北短轴1.6、深9.1米。井壁向内倾斜，底部为直径约1.2米的平底坑。水位线位于井口以下4.9~6.1米之间，该处井壁外扩约0.2米（图一四）。填土可分四层。第1层为灰黑土，土质松软，厚约2.6米。内含陶片较多，器形有罐、鬲、簋、甗、盆等，多为泥质灰陶。第2层为浅灰土，土质较松软，厚约2.7米。陶片较少，器形有罐、鬲、



图一五 J3出土陶罐

1、2、4. A型 (J3: 8、6、9) 3. B型 (J3: 7)

盆等。第3层为黄料礓土，内含沙土，土质较硬，厚约2.3米。包含物较少。第4层为水锈土，土质略硬，厚约1.5米。出土4件基本完整的陶罐，按底部形制的差别，分二型（图一五）。

A型：3件。束颈，圆底罐。泥质灰陶，偶见夹细砂，烧制火候较高。颈部以下均饰中细绳纹。J3：8，口沿稍残。圆鼓腹。腹部拍印交错细绳纹，底部绳纹磨损殆尽。口径11.1、最大腹径19.7、高22厘米（图一五，1）。J3：6，颈腹分界明显，最大腹径稍偏下。腹饰极细的竖绳纹，局部在竖绳纹上拍压交错细绳纹。口径13.3、最大腹径18.7、高20厘米（图一五，2）。J3：9，方唇，折沿，鼓腹，最大腹径在下腹部。腹肩以下拍压交错细绳纹。口径14.6、最大腹径17.9、高16厘米（图一五，4）。

B型：1件（J3：7）。平底罐。圆唇，侈口，束颈，鼓肩，肩以下腹内收。腹饰中绳纹，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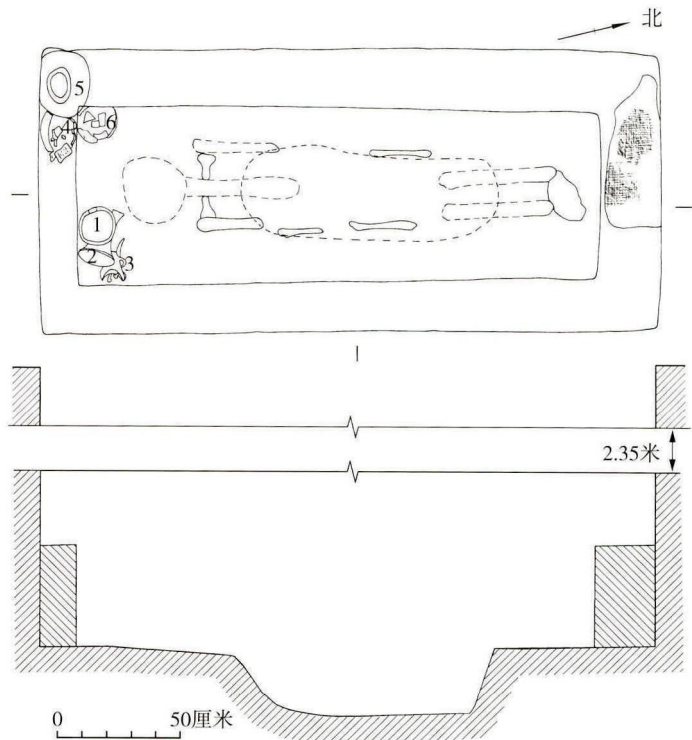
底部绳纹被抹平。口径11.3、底径12.5、高23.3厘米（图一五，3）。

J3叠压于H59下，并被开口于F2垫土下的殷墟第四期墓葬M38、M48打破。时代应为殷墟第二期晚段。

三、墓 葬

共29座商代墓葬。其中除1座为孩童瓮棺葬（M39）外，其余均为小型土坑竖穴墓。南北向19座，东西向10座。墓口长多在1.8~2.5米之间，宽不超1.2米，深多在1~2.5米之间，最深3.3米。墓葬均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墓葬为M43，有铜器随葬；其余墓葬规模普遍较小，随葬品较少，多为陶器，常见单甬组合。下面着重介绍M43和M65。

M43 位于ⅡT6东北隅。土坑竖穴墓。南北向，方向192度。墓口长2.55、宽1.16、深3.3米（图一六）。填土为五花夯土。木棺已朽，棺长2.15、宽0.7、高0.43米。墓主



图一六 M43平、剖面图

1. 铜鼎 2. 铜觚 3. 铜爵 4. 陶鬲 5. 陶甗 6. 陶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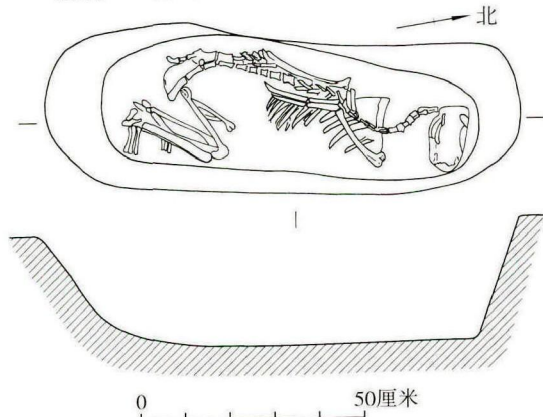
人头南脚北，已朽成骨粉，仅采集牙齿，性别不详。棺下有长方形腰坑，长1.07、宽0.34、深0.3米。腰坑内有一殉狗，头北背西，与人骨头向相反（图一七）。随葬品位于南端棺上或二层台上，有铜鼎、觚、爵和陶鬲、罍、尊各1件。时代应属殷墟第三期偏晚阶段。

铜鼎 1件(M43:1)。方唇，折沿，圆腹微鼓，圜底。双耳立于口沿上，三足略外撇，三足横断面呈“C”字形。上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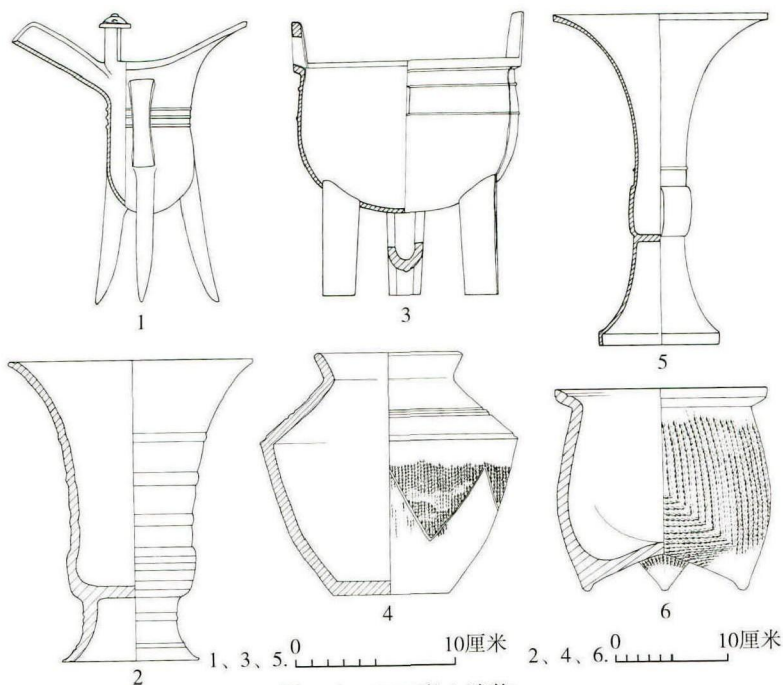
两周凸弦纹和三个竖向凸棱。腹部与三足对应位置有三道垂直范线直通足底，底部范线呈三角形，足内残留橙色范土，腹、底部有五处补铸。口径14.4、最大腹径13.8、高17.7厘米，重969克（图一八，3；图一九）。

铜觚 1件(M43:2)。敞口，方唇，中腹外鼓，喇叭状圈足。下腹部有一周凸弦纹。范线经打磨。口径13.6、圈足径7.5、高20.7厘米，重618克（图一八，5；图二〇）。

铜爵 1件(M43:3)。卵形腹较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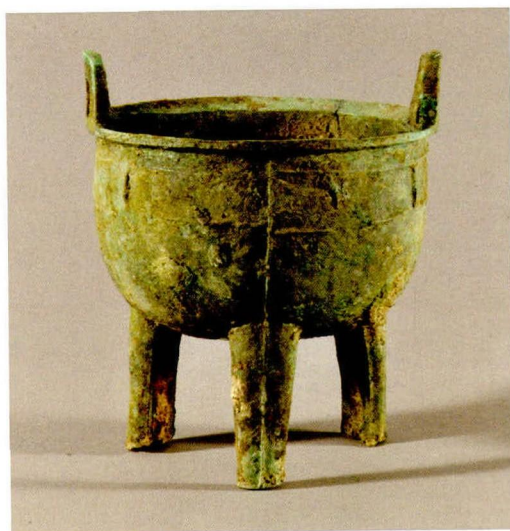
图一七 M43腰坑平、剖面图



图一八 M43出土遗物
1. 铜爵(M43:3) 2. 陶尊(M43:6) 3. 铜鼎(M43:1) 4. 陶罍(M43:5) 5. 铜觚(M43:2) 6. 陶鬲(M43:4)

双菌状柱近流处，流与尾均上翘，桥形鋈，三足外撇。腹饰三周凸弦纹，柱帽上饰涡纹。底部有两分范线。流尾间距14.8、通高17.8厘米，重443克（图一八，1；图二一）。

陶鬲 1件(M43:4)。夹砂浅灰陶。侈口，方唇，折沿，沿面有一周凹槽，直腹微鼓，分裆较高，实足尖。腹饰绳纹。口



图一九 铜鼎(M43:1)



图二〇 铜觚 (M4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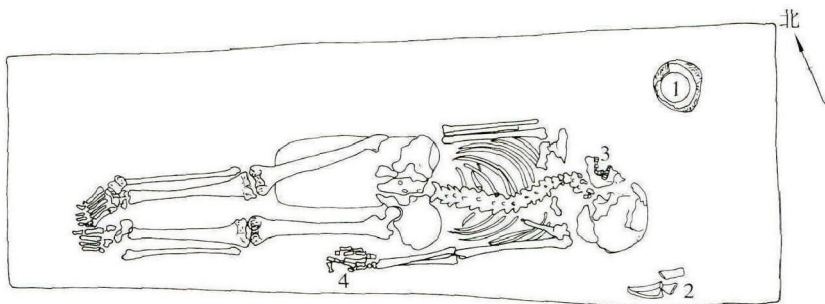
图二一 铜爵 (ⅡM43:3)

径19.4、高18.3厘米
(图一八, 6)。

陶鬯 1件(M43:5)。泥质灰陶。侈口，方唇，短直颈，广折肩，斜腹内收，平底。肩饰两周凹弦纹，腹饰三角划纹和竖绳纹，外底部拍印交错绳纹。口径13.6、底径10.6、高21.8厘米(图一八, 4)。

陶尊 1件(M43:6)。泥质灰陶。敞口，圆唇，深直腹，近底微鼓，喇叭形高圈足。腹饰三周凸弦纹。口径22.3、圈足径12.3、高27厘米(图一八, 2)。

M65 叠压在L4下。方向110度。墓口距地表2.1、长2.3、宽0.7~0.84、深0.3米。无棺，有圆角长方形腰坑。腰坑长0.4、宽0.2、深0.08米。墓主骨骼保存较好，俯身直肢，为成年女性(图二二)。头端随葬陶鬯、簋各1件，口含1贝，右手握1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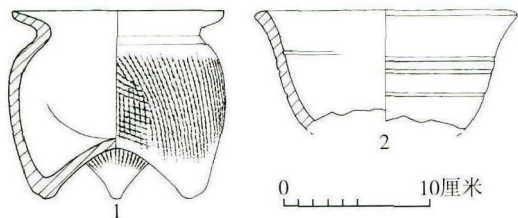
图二二 M65平面图
1. 陶鬯 2. 陶簋 3、4. 贝

陶鬯 1件(M65:1)。夹砂灰黑陶。侈口，尖唇，折沿近平，束颈，鼓肩，腹微鼓，瘪裆。腹饰绳纹。口径14.4、高12.6厘米(图二三, 1; 图二四)。

陶簋 1件(M65:2)。泥质灰陶。已残。方唇，侈口，斜壁内收。腹饰数周弦纹。口径18、残高7.8厘米(图二三, 2)。

四、结 语

此发掘区位于殷墟遗址的东北边缘，以前所做工作较少。通过发掘，对该区域的商文化遗存有了一下初步认识。



图二三 M65出土陶器
1. 高 (M65: 1) 2. 簋 (M65: 2)



图二四 陶鬲 (M65: 1)

1. 该区域商文化遗存相较殷墟核心区域而言，文化堆积较为简单。房基仅发现4处，其中F1~3被破坏严重，F4为半地穴式房址，建筑方式较为考究。F1~3的时代均为殷墟第四期，F4属殷墟第二期晚段。房基周围发现的部分灰坑、窖穴和水井，除极少数属殷墟第二期早段（如H73）外，其余多属殷墟第二期晚段至第四期，应是与房基配套的生活遗存。20世纪80年代曾在该区域西侧为配合豫北纱厂家属院基建，清理了上百座商墓，时代多为殷墟第三、四期^[5]；1995年安阳工作队为配合铁西房地产公司基建，在该发掘区的东侧紧邻107国道还清理了2座商墓，其中一座为带一条墓道的大墓，时代均为殷墟第四期^[6]。综合判断，此区域虽在传统殷墟的东北部边缘，但仍属居址和墓葬齐全的一个商代邑聚。

2. 水井分布密集，仅在Ⅱ区就发现4眼水井，时代分属殷墟第二期至第四期。除水井外，还发现3座深井式窖穴（深6~8米）和2

件直立在地面的大型陶瓮。这些特殊遗迹的发现，有助于判断该处邑聚遗址的性质。

3. 在Ⅲ区发现的商代道路L4，宽15米左右，东西延伸上千米，且铺垫考究，是目前所发现的传统殷墟遗址最靠北部的一条主要道路，为洹河北岸殷墟遗址的布局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该道路上所发现的车辙宽约1.5米，与2008年殷墟刘家庄北地所发现的车辙宽相同，为探索商代用车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4. 在29座商代墓葬中，仅有M43属殷墟第三期，其余墓葬能准确判定时代者多数属殷墟第四期。这种现象与殷墟西区墓地相似。这表明在殷墟第一期晚段或第二期早段，殷墟遗址扩展到此区域，在此区域形成邑聚，到殷墟第三、四期时，人口迅速增加。

5. 从商代遗存的空间分布看，灰坑、窖穴和水井等生活遗迹都分布在房基周围，同时期的墓葬也都围绕在居住址附近，并没有明显的独立墓地。这种布局特征与2004年大司空东地发掘区的情况基本一致^[7]。

执笔者 岳洪彬 岳占伟

注 释

- [1] 杜正胜、李永迪：《大司空第二次发掘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2011年。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
-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 [4] 水位线是水井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水平面不断晃动、浸蚀井壁而形成的特殊现象。水位线是不固定的，它随着地下水位的丰枯变化而变化。依据水井水位线的变化曲线，可考察该区域地下水位的变化，进而考察该区域古代降雨量及气候的变化情况。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发掘资料。
- [6] 同[5]。
- [7] 同[3]。

（责任编辑 李学来）